

年三十六 選說小篇短

鄭傑光
編
譚雲生

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定價

編者：鄭傑光——覃雲生

發行者：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

台北市中華路一段八九～三號

電話：三三一三七六三・三一四三六七九

出版者：書評書目出版社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八巷十五弄五號

電話：三五一六六〇八・三四一二六二四

劃撥帳號：一九二七四（書評書目社）

總經銷：忠佑公司

台北市永康街三十七巷十九號

電話：三九二四三六七

劃撥帳號：一一八三〇五

印刷者：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

台北市貴陽街2段232巷4號

電話：3319172

局版臺業字第0800號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再版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三版

有版權・勿翻印

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

目錄

鄭傑光：序	三
馮輝岳：小鎮印象	五
夏綠茵：迴旋	二七
張系國：藍色多瑙河	四七
張系國：笛	七一
王鼎鈞：哭屋	九七
子于：蒸籠	一一三

李 李：拾玉鐲

一四五

陳雨航：去白鷄彼日

一七九

覃雲生：編選後記

二〇七

隱 地：期待另一個豐收季

二一一

序

鄭傑光

短篇小說之被視為藝術時日久矣，可能是它以短小精悍的形式，呈露無限深廣的內容，不僅表現了作者的人生觀、宇宙觀，精彩深刻的作品更為民族寶藏，人類共有之遺產。

「年度小說選」的編選，就是希望能選出我國作家一年內最好的短篇小說作品。

根據「年度小說編選緒言」中所指出的：

「我們在編選觀點相近的原則下，謀求其所同，尊重其所異，採取了合作編選的方式。」

「實際工作情況大致是這樣的：主選者按月從各報副刊與種種文藝雜誌的短篇小說中提出候選作品，與大家交換意見，主選者可以盡量和其他編委討論，但負責最後的取捨。」

「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也是根據以上的原則，程序緊密作業完成的。

我要感謝一些文壇先進給我的鼓勵和幫助，他們提供了不少好作品讓我選擇；此外，編委會的同仁，也給了我最大助力！我們曾很熱烈的討論過許多被考慮的作品，由於每個人各有批評觀

點，難免有不能全部心會神契之處，同時，更由於個人秉性剛烈，識見短淺，爲了一己的觀點而再三地堅持，幸而同仁能够體諒我的心情，終於能在不損及我的自尊上着眼，而完成了「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的編選工作。

對於我的合作者覃雲生，我更要特別的感謝，他溫和而客觀，雖然參加我們的編選工作時間極短，但他默默的却作了最多的實際工作，由於我今年擔任電視教學製作，未能全心全意致力於編選工作，而他在這一方面剛好補了我的遺憾。

在「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付梓之際，回顧年來的緊張心情，不禁展開笑顏，三百六十五天，四十種以上的報章雜誌，數百篇以上的小說，許多日子在課餘口乾舌燥之際，坐在圖書館中，埋首在小說堆中，我是多麼期待一個個傑出的短篇小說出現啊！

六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蒙陽堂

馮輝岳：小鎮印象

一種類似踩在死亡道上的恐懼，伴着車輪的轆轤聲，緊緊扣住我們這羣士兵的心弦。我沈默地注視車窗外旋轉的景物。斜斜望過去，李煌黑褐的面孔，彷彿罩着一隻蝙蝠的巨大形影。

像羣落魄的異鄉人，我們下了車。長官說這是龍鎮。揹着簡單的行囊，走過狹窄的街道，迎接我們的是龍鎮明朗的天空和滿地燦爛的陽光。

駐地在龍鎮左側的郊區，筆直的林木抖動時，像一片片憂鬱的閃光花束。黃昏來臨，我們黯然神傷的蹲在訓練場旁邊，那些早來的弟兄帶着曖昧的神情，不停的向我們傾訴生活的苦楚。夾着誇張的語氣。我一邊聽着，一邊凝望眼前高高的跳塔和拉扯的鋼索，心底有一股沈重的感覺；李煌則兩手插在褲袋裏，仰視南天繁多的星目。

高塔。星星。鋼索。椰樹的長影。那晚，我在無知的想像中輾轉入夢，而夢裏的天空是一個個往下墮落的死亡……

站在跳塔門口，李煌有如一隻烏龜，不住的把身體往後縮。教官頗爲棘手，抓住他的臂膀往下推，李煌掙扎着不肯下去，教官火了，朝他屁股猛踹下一脚，李煌舞動四肢，亂嚷亂叫地盪在半空中，吊帶沿着鋼索滑下。我從來不曾看過一個男孩這般大哭的。我跑過對面的假山，替他解下掛鉤，他仍低低的咕咽。我本來想笑的，瞧他哭得滿像一回事的樣子，遂以溫存的言語勸慰着。我始終不明白李煌爲何不肯跳塔，是膽怯抑或偽裝呢？我多次追問，李煌堅不吐實。教官並不放過他。健康狀況良好的李煌，雖然很排但並不纖弱。李煌隨即被剃光了頭，兩肘扣住頸頸，一圈一圈的繞着訓練場學蛙跳。李煌受不了這種折磨，終於在大家的鼓舞下，以優美的姿勢自塔門躍出，教官咧嘴笑了，我更鼓痛了手掌。

我和李煌終究完成了地面和空中的一切訓練，成爲空降部隊之一員。這樣的榮耀，使我們走起路來，有種雄赳赳氣昂昂的感覺。

連長的長臉是我所遇見的長官裏面最醜陋的。又高又大的體格，一望便知他是來自山東的漢子，屁股更龐大得像戰車。一個嗜食大蒜和饅頭的連長。我們都喊他大呆。

營裏每個人都知道咱們連長脾氣的暴躁，就是心裏不舒服便集合部下大罵那一類型的長官，不管有理無理沒有人敢前去解釋，大家心底沉澱的冤屈自然一大把一大把數不完啦！於是，當連

長打眼前見過的時候，一些頑劣的弟兄便大叫起來：

幹伊娘咧！大呆。

屎伊娘咧！大呆。

彷彿要把滿腔的幽怨傾洩出來。連長聽不懂，以爲是弟兄嬉戲發出的歡呼。那樣的詛罵，不啻代表了羣衆的心聲。

有一晚全連弟兄集合在餐廳研讀軍事課本，大家却唧唧呀呀地唱起流行歌曲。整個餐廳亂烘烘地。一個把門的弟兄形色匆匆的大叫：大呆來了！大呆來了！等我們坐定，連長的長臉早已閃進門檻，痙攣也似的表情把它內心的憤慨全部烘托出來。連長着手調查這個雅號的由來，一個一個叫進連長室，出乎意外地，連長竟然露出笑容，詢問的語氣也十分親切。這種詭譎的笑臉攻勢似乎打動不少人心。有的撒謊，有的說實話，如此抽絲剝繭地，箭頭終於指向李煌。後來，李煌並未受到苛責和刑罰。連長諄諄的告誡着：「你們喊我大呆也好，小呆也好，反正我說什麼你們就得做什麼！」

這樣的告誡委實咄咄逼人哩。

從此李煌的一言一行處處受到監視與警告。某日，連長扯着李煌的腰帶，罵他一副流氓的樣子，一邊罵一邊扯，褲子就掉下來了。李煌的臉剎時變成紫紅色的蕃茄。

倘使李煌不稍稍克制，很可能一脚踢過去的，他沒有這麼做，不慌不忙的拉起褲子，繫好腰

帶，直至連長滿意爲止。

李煌苦心思索了好幾天，找了一個叫木賊的外號送給連長，然後與奮異常地向弟兄宣告，李煌說那是有很大的象徵和寓意的，但我始終想不通。

連長對假的給予，簡直吝嗇到極點，弟兄呈上的請假簿，連長都儘可能的批上「免議」兩個字。

連長說：「除非家裏死了人……。」

我們只好消極的抗議着。工作的時候，撥一顆螺絲釘就花去一個上午。李煌則整天捏着請假簿跑上跑下。

「想念妻子麼？」

「光想有什麼用？」他說着眉梢往下掛。

「忍忍吧！還有一百多天。」

「一百多天……」李煌喃喃地：「對我來講比十年更長。」

「我懂得……當兵就是這個樣子。」

「你不懂，你沒結過婚。」

「都一樣。」

「在靜靜的午夜，當太平洋的微風從南端襲來，椰子樹的長影飄啊飄地，那是怎麼樣的一個

感受你知道麼？」李煌沉吟着，彷彿沈醉在那柔和的詩般氛圍裏。

「是性慾吧？」

他搖搖頭：「一種單純的思念。」

「不要想得太多。」

「只有三天的相聚。」

「連長也不够意思。」

「連長很够意思了，他說士兵不能結婚的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結婚以後的李煌，填了十幾張請假單，班長簽了，排長簽了，連長老批着相同的語詞。

龍鎮大橋下面的鵝卵石散落在一片灰色的沙灘裏。十幾個公差跳下車，搶着拾取那一顆一顆的石頭。橢圓形的石頭拋入車身的時候，發出必律叭喇的雜聲，在沉悶的午後，我們的心情隨着那粗獷的碰擊聲沸騰起來。裝滿了一車的鵝卵石，那個下午便是屬於我們的。有幾個弟兄躺在茅草叢裏睡懶覺，李煌拉扯我：「帶你去玩玩。」

我不置可否的沿着河灘下游走，前面的李煌不時回過頭來催我。散落的鵝卵石踩在腳底有些顛簸。河水嘩嘩地流着。清澈見底。我們脫下鞋襪，水深僅及膝蓋，過涉河面約莫半里，有一排

低矮的瓦房。爬完那截土坡，眼前陡然展現一條黃土飛揚的馬路。李煌指一指左邊的門樓：「就是這裏。」

我說：「李煌！你別開玩笑。」

「辛辛苦苦爬到這兒，不玩多掃興！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年輕人——」李煌像教訓一個無知的孩子似的：「什麼事情都得見識見識。」走進鴿籠樣的房間，心臟差點從口中跳出來。午後的娼寮有如一座空城，只見野狗兩三隻，尋尋覓覓地，每個女孩都閃着疲憊的倦容，一蓬一蓬的娼寮味道在悶熱的空間播散開來。

他媽的，沒一個看得上眼。我聽到李煌低聲詛咒。後來，在角落我們看見兩個放浪的嬉笑着。一聳一聳的山峰深深挑動了我許久不曾浮昇的慾念。李煌熟練的在一個的身上摸起來。我怯怯站在一旁。李煌把十五號推給我，跟十六號摟摟抱抱的走進去。十五號的女孩有着白嫩的膚色，她的身子橫躺在床上，像一隻剝了皮的蝦，我本不知道怎麼做，但我却不慌不忙的脫下衣褲。她的眼眸深情的注視我，這使我感到微微的羞愧，幸好我有一副還稱得上碩壯的體格，我輕輕地壓在她的身上，她牽着我的手在她身上撫摸起來，我觀察着她表情的變化，由低沈而高昂，我抱着她，覺得她跟我想像中的妓女完全兩樣，一股莫名的情懷感動着我。我爬起來。隔壁隱隱傳來李煌興奮的喘息。她默默整理衣裳，我給了她雙倍的價錢。十六號的房間仍然深掩着，等了六、七

分鐘，李煌才冒着滿頭霧氣走出來。李煌一邊扣鈕子一邊誇贊：「這個新來的婊子功夫滿不錯哩！」

「不走快點，他們都跑光了。」我焦急的說。

「要摸就摸到底。」

「這個值星官不好惹。」

「撿石子的公差我都願意幹！」

「明天開始築車堡了。」

「石子不够用。」李煌揩揩汗：「下次我還要找十六號。」

橋那頭的風拂在身上癢癢地。我們一路踢着河灘的沙石，內心感到一絲空曠的自由。遠遠地我看見裝石頭的卡車還停在那兒，我便放心了。橋上的車子不停的往返奔馳，時刻已經不早，其餘的弟兄依然躺在草叢下面午寐，我一一搖醒他們，駕駛揉揉佈滿血絲的眼睛，似乎做了一個美夢。車子撲撲發動，屁股後面揚起一陣塵埃。

那晚的李煌並沒有什麼異樣，他仍然就着寢室黯淡的燈光，讀一本褪色封面的書。平常晚點名以後，大家總要胡鬧一陣才爬上床鋪的，唯獨李煌例外，這種怪異的行徑頗令我不解。他是躺著的。眼睛和書本之間的距離約莫十公分。在佈滿灰色牆壁的士兵寢室裏，李煌陰鬱的形象頗

似一具死屍。我經常在夜晚歸來時，瞥見李煌裸露被單外面的毛茸茸的瘦腿，看來確實有幾分怕人。李煌看書的時間並不長，或許眼睛疲倦了，李煌便掀起被單把自己蜷縮其中，那模樣酷似一條毛毛蟲。許多弟兄認為李煌並非真的想睡。他們說李煌躲在被窩打手槍。這種猜測是有些根據的，因為他的被單畫滿大大小小的地圖。

對於前一晚的李煌，我已沒有多大記憶，只知道我回來時他睡得很死，沉悶地吐着氣。我因在福利社喝下一瓶米酒，全身溫熱得彷彿有把火燃燒，不知不覺便走入夢境。所有對故鄉的愁情都生起透明的翅膀，翔舞在那晚的夢土裏，我回到思念已久的家鄉，看到了熟稔的天空和童年嬉戲的綠色農莊。白髮皤皤的雙親閃着溫柔的淚光。我戀戀不捨的抱住門前的老榕。忽然有一種尖銳的聲音刺入耳膜，那些形象遂顯得模糊而不可捉摸。我拿着臉盆和被水染黃的毛巾走向洗臉臺，嘴巴有點澀，我擠出一大截黑人牙膏拼命地刷。

有個弟兄黏着滿嘴泡沫問我：「看見李煌麼？」

「沒有啊！」我吐了一口痰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那怪人昨天把我灌得好慘。待會我要找他撞兩桿，殺殺他的銳氣。」

披着紅彩帶的值星官向連長行禮完畢，捧着綠皮冊子依次點名。

「何龍標。」

「有！」

「鍾進益。」

「有！」

「陳武夫。」

「有！」

「李煌。」

沒有人回答。

「他媽的，聾了麼？」值星官大吼：「李煌！」

有一個同志奉命到營區找尋。我看見那位同志朝着福利社的方向跑。

早晨的操作每天幾乎一樣。我們排着整齊的隊伍，沿着鋪滿碳渣的跑道一圈又一圈的跑着。值星官的口令有些沙啞。我們很有韻律的跑着。一二一二一二——黑色的膠鞋在跑道上發生喳喳的音響。常使我憶起童年咀嚼餅乾的情景。等我們跑得差不多像只洩氣的皮球，才停下來喘氣。炙熱的朝陽下，綠色的軍服經常可以擰出水滴。接着我們比手劃腳的打起跆拳道。此種費力的拳道實在累人，認真練習的沒有幾個，那些只知吆喝的老班長，看到我們軟巴巴的拳頭，額角的皺紋擰得像豬頭一般，但是每逢自由對打的時候，弟兄們則個個精神飽滿，一個前踢，一個側劈，都顯得滿像一回事。

派去尋找李煌的同志回來了。

他說：「報告值星官！找不到李煌，他大概，大概跑了！」

「什麼？你說什麼？」值星官露出驚嚇的表情。

「他的內務櫃空空地，我想他大概跑了。」

「這迷糊蛋……」

李煌的逃亡事件，在連上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，也急煞了我們的長官。連長成天警着臉，神態十分難看，每晚都對我們發脾氣。彷彿李煌的逃跑是我們唆使的。我們默默傾聽連長的訓示，帶着一種莫名奇妙的心情，不過倒有許多人埋怨起李煌；至於連長的臭臉，大家都儘量迴避。

真的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李煌會逃跑的。據我所知，李煌始終維持着一種躁擾不安的情緒，並且時時露出沉默和憂鬱。他那堅強不可撼動的性格，一直使我掛慮。對一切事情李煌都不在乎的，遠在入伍訓練的時候，李煌便和一個下士班長幹了起來，我還記得那個下士叫郭兩傳，這傢伙對待新兵恍如囚犯，是下士先找他的，這是李煌求之不得的事情，下士也够義氣，下士說：「我撕下階級臂章，今晚八點廁所後面見！」那晚的月亮有着淡綠的光稜，我陪李煌默默前往。廁所後面是一塊垃圾鋪成的空地。對面十八尖山的亂葬崗一閃一閃的磷火舞動着。我躲在轉角窺視他們，兩個隨即擺出迎戰的招勢。在枝桠的陰影下，他倆靜靜地跳動，間或傳來肌膚互相觸擊的聲音，但也十分微弱。李煌雖然不怎麼壯，拳頭倒是挺硬的，下士終於不支倒地，李煌拾起衣服嫻嫻離去。

做爲朋友的我，對於李煌的逃亡行動，未能及時勸阻，我的內心深感遺憾和慚愧。然而心與心間的距離是這般渺茫，一如無人能够預料蔚藍的晴空所醞釀的風暴。但李煌具有一種顯着的柔性，我看得出來。入伍已經一年半，李煌所吃的苦頭比別人多，他一直忍耐過來的。

李煌逃跑了，這是事實。連部顯得很熱鬧，整日我無心工作。

在那鄉間低低的小屋，我見到逃亡多日的老友李煌——

「沒有必要這樣的。」

「我也不曉得爲什麼。」

「你希望的就是這樣的日子麼？」

「沒有人願意的，不幸我是這樣。」

「大概是所謂的事與願違吧？」

「也不能這麼說，至少我跟我的妻子在一起。」

「你的狗膽真不小。」

「昔日的幻想過於多采多姿……」

「李兄，你倒有點令我失望哩！」

「那也沒什麼，那晚的景象太引人遐思。」